

孫靜齋

卷八

國學萃編

第三十六期

廣陵吳山書局



國

學

業

編

善甫吳仲梅



捐助社費 芳名以收到先後為序照章助十元自二十七期起送

李振甫先生助洋伍元

著滌吟社第六十四課題目

泚西醉侯值課

詩題 秋燈 秋蟲 七律各一首不限韻

詩鐘題 髮 趙武靈王 分詠體

限八月十五交卷外埠展限半月卷交香爐營頭條國學萃編社童君補

蘿代收

加課題目

緒髮加課

詩題 題文文山祠堂壁七律一首用劉長卿過長沙賈誼宅原韻 今

將劉詩原韻附後 遲悲時知涯

限八月十五日交卷由萃編社代收

京外代派諸君台鑒 啓者今年萃編已出至三十七期原定章程先付閱

費定全年者八折定半年者九折今按期出書均已寄上而 諸君欠款未交會由敝社經理疊次函索未蒙 賜下瞬屆秋節需款浩繁除已發函附列 尊賬交郵遞寄外今再聲明如 尊處欠款於節前擲下仍可照八折九折計算如節後始將閱費交來即須按貳角一冊計算不得以此次寄上賬條爲藉口尙祈 原諒爲荷 本社經理人謹啓

本社啓事 萃編所刊詩人徵略內缺少第五六兩頁原稿爲手民失去容下期補刊

本社啓

加課展期告白 前者加課徵題歷代畫像加課者爲丁君叔言自題目刊出之後同社各詩家多以未知原委未見原畫下詢 社頃得丁君復函據云歷代畫像傳所繪爲神仙劍俠帝王名臣以及孝子賢女凡可爲後世法者共二百餘人每圖後皆有小傳囑爲刊登并將截卷期限再展二十天仍由童君補蘿代收課卷特此奉布希 諸同社公鑒 本社代啓

神遠觀青蒼萬類而一色煙霞并態而異妍江海垂天城郭覆地湖波側注如割半環遐巨近織靡形弗顯僕爲起抃君亦頌焉未幾朱霞曳空蒼壁倒影孤鳥戢翼沒入冥際斷厓咽暗泉陰壑回夕森相與彳亍前溪沿緣湖淡還睇冥索如駐旋駛心有存慮目無留境俄頃之間歡感頓殊此足下廢然而返無可持慰僕輿言及之猶爲色沮者也悲夫奇奧之區孰能緘密水木之華世無監守何以殊類庶品咸可私蓄而獨此孤賞所託遂令貪廉失據也耶假令生當結繩則木石鹿豕良所弗逮而楮墨在御風雅未墜乃使眞宰怙其權山靈匿其形僕雖非陋心竊恥之足下方抗懷治術菲視瀟阿事非致澤不污鉛槧又撰集一代碑版傳志文字將上之太史以備筆削刻畫展齒夫復奚暇况觀政此邦行將典守逸興遄飛勝侶旋集拄笏瞻眺據牀嘯歌日月可俟枚馬何異若僕則泡沫隅聚桑下暫棲幸逐後塵得覩靈異旋泛滬濱行返淮陰江水南注布帆北指念我良朋忽忽如失加以避風之

鳥榮辱一致飲河之龜果腹已足惟遊覽之興與吟咏之樂中入膏肓視同性命每見古人有作輒神往物化抗聲頓地疑有雲物出沒戶牖幾忘此身囿於一室况茲日擊能勿心寫且昔伯益之志山海道元之注水經孔父之辨白馬莊周之狀雲將並皆賢聖非所敢希若夫蠟屐之阮鑿險之謝一經創倡代有繼者雖英蕪雜峙金瓦並憂莫不窮類極形思貌所覲揆搜天物據爲已有以空應響就陰取景而已蓋豔脂芬澤媮施同好雖妍媸異形而塗施一術敢以屏筆遂輟弗爲欲廣短章苦乏高韻因物繁衍流爲長言冗雜之譏知必不免而良遊不孤歡悵如在君家臥遊不得專美矣此固僕之私喜亮亦足下所欲先讀也其中間涉世變良屬疣瘡然棘目刺心亦復何能自己詩凡八百言具書於左馳函專達爲善之餘垂覽幸甚能爲點定更感更感伏惟道履自攝不宣

孝義單裕綸先生傳

東莞 何仁山 梅士

先生諱廷宣字永紳號裕綸邑之良家村人家赤貧而性孝友常缺食以具甘旨不以兄弟在稍弛其力也父謫患癱瘓晨夕服侍雖舌耕十里外省親無間父終哀毀盡禮年七十遇祭日輒泣下終身孺慕族黨無間言有不逞子誤攘其鴨夜繫於其門還之語其妻曰吾不敢食孝子養親物也性廉介不苟取嘗從質庫贖誤易他人物既歸發視值逾己物數十倍立還之敬師儒篤同氣禮失路施窮餓信信好義凡利人事輒舍己從之鄉濱江恃隄爲固隄決則七鄉受水害先生無寸土每東水暴漲體父志必號召鄉人護隄賒米給工悉由已出家人乏食且弗顧雖風雨夜亦躬董其役四十餘年弗輟也歲疫自賒藥裹以治鄉人坐是債負日積悉節館穀之入並集龐公社會以償族兄某與其會負先生金後以他故貨其宅見先生糧絕樂償其半先生曰我雖貧尙可稱貸汝竟賣宅事可知矣卒不受少游羅浮登飛雲頂見一遺骸解衣裹之路險途遙弗忍棄卒携之下手勒磚碣葬於八卦岩嘗

兩遇鬼不爲懾當隄工急時篝燈獨行有旋風滅其燈瞥見黑影無數堤內故多塚先生歎曰吾豈有爲而爲者哉誠見隄爲七鄉所關承先人志不敢告勞耳我弗夜邏隄將漏且決田盡沒塚亦淹矣塚中人獨無靈而聽其爲崇乎須臾燈復明竟夕行如故又嘗自塾具鼎肉晚歸遺母至中途有微月遙見數十步外有鬼影高丈許乃駐足待久之弗動轉慮鼎中肉冷乃縱步而鬼亦行鬼行疾先生行亦疾若相逐者已而影漸低且滅一若感其義一若知其孝弗敢迫也有彭甲者貧賁乙千金黃難之曰得單君一諾乃可夫富者或不急於養親多不樂於行善尤不輕於信人先生以一介貧士而所爲若此而其見信於人又若此亦賢矣哉先生食力在課讀每歲有負其脯金者置弗問貧而幼鈍者教益勤常徹夜手抄大字以便其讀或怪之曰彼家貧若不識字將何恃以謀生乎手著女兒經數十篇凡治家格言無不備觀此可以知其志之所存子騰輝忍飢苦學常愧無以爲養先生慰之曰清

而飢勝濁而飽也同治三年年七十四以布衣終先生好善本天性行善出至誠諸軼事不能更僕數要其所爲皆人所不肯爲而人多迂之嗟乎此世俗所以日偷而盛德長者所以爲不可及也騰輝承其教體其志刻苦自愛人鮮知者郭撫軍嵩燾獨聞其賢擬似孝廉方正徵力辭乃已

學耕堂記

前人

出敝廬數武渡一水是爲珊瑚洲之東偏有地一區陂塘環之前襟長江後帶裏河民廬僧刹參錯左右十年前予數隨季父耘劬公伯氏崧甫日率良友數輩周覽其地僉曰是宜園盍購之而築堂讀書其中無何遭辛亥之禍繼有甲寅之亂議遂浸越丙辰同人擬果前約苦無力而先合貲購其地修隄築位竹木迄庚申乃經始爲學耕之堂堂主人曰宦成而林下樂矣不仕宦而林下吾未見其不樂也費產而臺榭靡矣不費產而臺榭吾未見其靡也集羣力以成之推獨樂之意而共樂之因筆耒之餘閒修文酒之雅會是

烏可不爲斯堂記哉堂踞園之中不過深廣而特廠其後軒勝在水園掖堂之左右可以縱步勝在山登斯堂者歷長隄度略約竹籬藤架路盡門出迴廊四導亞欄周之堂之北偏土山拳然散花雜木高下環擁螺折而上羅浮四百峰翠落襟袖遠近諸山環侍錯對平疇無際極目一碧風帆往來呼之可到凡浮圖五兩鴟吻雉堞點綴於疏林密樹間者皆一覽而收之園之廣可入畝塘之廣可卅畝園無藩以水爲藩塘有隄隄界以樹合裏外所植梅以百計竹以千計桃荔以數百計木芙蓉楊柳芭蕉槐梧榴桂薊薇之屬與夫叢生蔓生草本木本之植不以數計波光四搖萬影殊狀蒸紅爲霞釀綠爲雲吹白爲雪四時之景可飽醉目可抒悶懷而居是堂者則於琴歌酒賦之暇申勸善規過之義講習以儲學韜晦以養才勿危言以忤時勿濫交以比匪客至則射雞釣魚園蔬佐之薄醉輒止春秋佳日各奉板輿以爲娛樂藉有餘貲則別立書塾合羣從子弟從名師肄業其中教以實學使皆可出

爲世用顧不美歟嗚呼此同人之願卽季父疇昔之意也而季父歸道山已久伯氏今又卽世均未及覩斯堂之成回思往者憂危險難時求一枝之安不可得俯仰今昔能無隕竹林荆樹之涕而獨深中年絲竹之感哉同人將以瓣香祀季父於斯堂以先邑人俎豆之奉予不能辭嗟乎江湖余樂也百歲後吾魂魄猶思樂此矣隄外有田一稜培之成隴值以梅竹可作生壙惜予力不能購也且姑俟之記成同人請附紀題榜之目目不一曰紅棉步曰小桃源曰田心別業曰三分水榭曰一方亭曰小山亭曰花畫軒曰小梅村曰少風波處曰珊瑚洲漁隱皆環抱參列於此堂者也堂主人亦不一自先季父伯氏而外曰方瑚洲曰梁竹生曰王西樵曰張裕夫曰劉渭陽曰陳羽達曰何竹君曰祁菊賓曰何菊朋多昔年同患難者也其一人則作記者

簡族義學碑

前人

敬宗收族古之訓也匪惟收之且將教之善矣匪惟教之且將久之則又善

矣龍江向以富著自經紅逆之亂被擾諸鄉或不如前簡君心泉慮其族之貧者無力就塾也乃獨捐貲為設義學其言曰今日之孩童他日之父老也學成而獲科名叨仕籍固宗族光矣否則藉教誨明義理守己循分里黨稱善人吾鄉風俗不誠有賴乎然猶慮其行之弗能久也復慨然出千金置產業歲籍所入為延師費而擇族中之賢者分董之誠善舉哉心泉喜讀書嗜翰墨弗習舉業而文藝之精者輒背誦弗忘使心泉不為賈而為儒安知不能取科名據夙抱乃徒藉懋遷為畜長計吾甚惜其隱於閭閻而未足以盡其精敏之才也顧迂儒恆不善治生往往因之以坐困舉平昔所為敦宗贖族利物濟人諸善念或老死而迄於無成甚焉則窮愁不能著書而有我躬不閱之歎以視心泉其鳩拙何如吾又甚幸心泉之隱於閭閻善居積而得裕其行善好義之資也心泉今亦少有耳由此而富有其設施當不止於是而其族之好善如心泉者或復有人焉起而繼之行見所積愈厚其施設愈

蜀失荊州

備之再失徐豫也始由青奔紹紹使備助許劉於汝南郡縣多慮之南北士年建安五年奔冀六年奔荆州十三年表死子奔十四年始為荆州牧乃無尺土其入荆也表固使襲曹車矣而屢敗及備之非不用也蓋備者帝王才而不能將初操之部許二年即使鍾繇與荆既逼許曹兵必強表固深憚之矣而張魯據漢中非能戰也使備舍操而襲魯勢且易為漢中雖險表亦且用其謀以入漢兵法攻瑕而備獨攻堅此其屢敗抑何怪哉袁氏之滅也高幹固細以并州降操復與河內東叛久之敗奔上洛今陝西將入荆乃被殺荆之入并固有道矣使備結幹助以利幹且不亡而鍾繇實非能將表曹爭戰固備秦晉固可圖也失此二者而久困於荆甫得諸葛亮而表輒死子琮降操左右勸取荆據襄陽不納而操且至夫琮既降操荆固非琮有矣備若取之奪操非奪琮也况備處荆八年荆人久附奔當陽時荆衆往者十萬守襄陽則從者必多奈何舍襄南走為必亡之計哉即不遠取而

之備之不取武侯之不能挾備以據荆州之爭也亮之始說備用荆益入
者舍荆不圖乃更說吳以戰赤壁而荆州之爭也亮之始說備用荆益入
秦可謂大略矣然操雖北走吳將周瑜已據江陵備雖與吳人謀已入吳關利
克襄陽旋復入關不奪益州焉能自立此不足為備病也豈備乃獨以此責之豈不
謬焉特以統亭既敗荆益入矣自非用間出奇其焉能濟子午之策亮實情
焉亮伐魏其將魏延請出子午谷入長安亮不用後雖六出祁山亦國以主無非才哪使魏人自守不
入漢中已耳不然亮之智安有久攻一道而可謀人國者哉君子是以歎
之不可失也

統亭之敗

昭烈之亡始於統亭之敗出師半載道險兵艱其師固已老矣既以帝王之身當前敵
處有勝無敗之時居守進無退之地峽深嚴阻實非能戰之鄉况乃求戰不得不思致敵速戰以用吾鋒乃

獨連屯固守夫天下安有正兵一道而能戰者况當六月炎荒山深林密稍
有智者亦知用火以破吾軍豈必陸生而後乃及此哉特其忍辱負重夫

吳之還而送后割地稱臣而帝不許此固輕敵致敗之大原然觀過知仁荆
州扼兩大之衝當其未亡舍關侯固將莫屬然獨奈何不擇深密外交之士

佐守江陵此不可謂非武侯之疏略矣及其既失誠令帝軍夔峽而遣上將
壁夷陵堅持不戰陰遣峽兵出蠻境以襲湘沅四郡且將立下然後扼巴邱

以斷吳師彼固還軍不暇矣且吳既許還補已奈何不先許之以據荆土使
之質子免臣德我以圖北伐蜀既得荆以臨吳上吳安能不出死力以入中

原此其故其有索顧昭烈痛心關羽已忘君父之仇勢非滅吳不可抑知得

荆之後挾二州以取建瓴其滅吳乃更易哉夫專制既深實主且多膠執而謀臣入謀要在謀之利害而無逆其奈何左右大臣但言勿伐竟無能畫一伐之之策以壯其謀使之必勝以從吾說乎哉

制主奇謀

初昭烈之東也武侯獨太息曰嗟乎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千古感焉夫孝直之智豈過武侯既能必制東行侯必深明其策而願能於孝直而不能於侯且不敢言者何哉孝直者扶風法正也當劉璋據蜀昭烈固欲奪而無從者也正獨慕其風而使張松說璋使求之此其才略已可見矣帝之甫入而據涪也其謀已洩張松成都既克武侯嚴法以制遺民正乃自報毗睚而不敢問其故何哉蓋其人必負奇俠之才所交必多肝膽死生之士故處劉璋之世毅然犯刃鎗以成新主之奇功謀以定益州而不復種之以法慮其嚴而轉弛衝勅也夫以昭烈之義然會君臣之大而報異姓手足之仇動以送后還前而不顧此豈可以口舌動者哉願則州既失舍益安之益勳且亡正苟不亡諫之不聽必將乘其中道陰使仇將焉雪此不待智而後明者也其黨鼓煽變荒窮谷之中揭竿以誅長吏反書迭報帝且轉旃不違帝意而安安而再出彼且再動而張其語以讎之則東征之氣愕然矣嗚呼此武侯所請制主東

行者 夫豈別有異術而可云制主者哉雖然武侯知之而不能為而必賴正
 者何也武侯儒者也樊城之走既不敢挾帝從劉琰以請襄陽子平之謀又
 不敢襲長安以扼河渭焉能運茲奇略冒險以圖難繼之功且侯之入蜀時
 新造亦斷不若正之久官斯土操縱
 可以自如發而不散其禍且將不測况以一身負軍國之重烏能出此奇謀
 固不若慎守嚴疆奠定國本即大軍蹉跌漢祀猶可自存此侯之不能為且
 不敢言者也嗟乎鬻拳兵諫非奇俠不能以為秦漢以來君臣之分極矣一
 為人主雖至危滅忠臣智士舉莫克盡其謀此武侯所為太息者歟

兩州之爭

魏亭之戰始自荊州荊州之爭原於赤壁赤壁之戰成於肅亮入吳此二國
 存亡之大關也備自當陽之敗不能拒曹而求助於吳固矣然操大合水陸
 軍八十萬臨吳何至公瑾出師乃纔三萬蓋當時肥今廬州府皖皆為魏據長江
 千里輒賴嚴防吳又晏處十年曹軍猝至九月曹受荊降
 十月即東下募而不練烏足以
 當百戰之師羣臣請降曹無足怪吳之以寡敗
 多以下克上不可謂非千古之奇然當亮始激權之後權雖決
 戰自計不能獨抗曹軍故曰非劉豫州無能敵抗操者且曰豫州新敗安能
 勝此艱危此肝膽相傾之說也亮乃稱豫州水陸合關羽軍且二萬當此
 魏難即是以觀孫劉之眾非甚懸絕也特劉無根據不獲一戰再
 戰若孫之根據卓然矣當劉表之
 衰吳既破黃祖且不能據江夏扼荊襄之吭乃謂孫不合劉而能抗曹此豈
 當世之情哉且備之居荊也八年三將習其險阻吳之戰將既無三將之
 難甘肅久習荊襄而又新入吳軍未敢遽舉重寄此其勝負已
 可知矣又况亮之智計豈
 特肅瑜輩遜所及逮哉夫江夏江陵吳誠自護長沙四郡劉實自為此尤

情事之較然者荆州之假特漢陽郡守江夏屬吳何至婚姻骨肉竟不能以一郡相資耶且以肅之忠摯假和之請豈為劉哉何者操之不南四郡為劉自取能一日以忘江陵明矣吾既不能獨抗何如假劉以當其鋒其鋒蓋與金吾所云大略者也而以亮之才辨既得益州豈不能據理以爭此土豈料吳魏禍而遽奪此哉且湘江之對吳東蜀西東實腴而西乃瘠劉既得益豈豈料吳湘西特以伐魏之師他無北道隆中之說蓋已較然獨怪瑜之才略既敗豈料吳軍輒思圖備勸權予妹以繫其身不維手足相資之義豈料吳遂致子敬嗚呼若子敬者遠矣明而不能用權雖用而終不能盡其謀借哉

吳爭荊州

孫權非霸才也其倖而霸則孫策據吳取會稽今紹興府豫章今江西廬江今廬山山以固其基謀襲許以張其勢而周瑜魯肅之略濟之然皆未竟其謀也策初孫權承兄業其始不能襲許固曰年少而國未安也奈何襲位數年袁曹之爭乃至八載竟不敢乘其北出一襲淮南也操之始授吳侯於策而婚其弟夫英雄並爭之世我不謀人人即謀我既思自立安能坐守以待人謀以資而圖之也策既受封復思襲許其志可謂卓矣使策不死即不入許安故劉備一生屢敗屢逃權則坐守江東待操滅紹責其任子輒懼而將許之自非周瑜權固久為操役矣又安待荆亡之後八十萬東征之舉哉且江夏者楚東門也權既破黃祖取夏口劉表方駐襄陽使權扼夏口以襲江陵則江陵以南早為權有表固無能奪也即劉琮降操亦安能蔽江入吳哉奈何

既破黃祖不爭江夏竟使劉琦復據之也及操破劉備據江夏則破竹之勢成矣吳之不能助吳敵操已可知矣中國之大惟孫與曹非吳滅曹曹必出死力以雪斯恥權度其力能獨滅操則宜用瑜策取蜀漢據襄陽以吞中原否則必用肅謀與備荊州而使之並力備雖得益奈何不使備出荊而自乘曹敵備即不出三國亦可久安此古所云大略今環球所云均勢者也不知出此而獨忿忿於荊周瑜既死操軍一出合肥權即降操以求倖免魯肅再死呂蒙遂奪江陵殺關羽竟致昭烈東征權且更降曹不失援之禍可勝言哉

臨晉文略卷二畢

也耶以是諸端證知西王母為西荒之國其世封之號乃此三字或以女主國或不必要為女其呈益地圖也仍率其要荒之職道里方貢皆無足異也其得接於周穆亦不過巡狩述職之常而載筆之臣揄揚失實以為鴻業潤色不如此不足媚於天子其實亦如伊尹四方令正西鬼親不必其人為鬼特古文簡質稗史沿譌而嫪毒金輪其禍未必不基於此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服古者心知其意可矣

乘黃 古人為詩溫柔敦厚雖草木鳥獸即物言情要未必好異街奇攷餘編於宛委搜秘籍於嫫媧始有當於風人之旨詩鄭風乘乘黃與秦風之路車乘黃蓋乘乘黃與乘馬乘馬乘馬連類為文各以均得句初不必如穆滿之山子渠黃必求之域外而始得備天閑之選也秦風之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與下章瓊瑰玉佩為同一杼柚質而言之亦不過曰所贈馴馬皆黃所贈瓊瑰玉佩也自曲說務為標新於是乘黃其狀如狐其背有角乘之壽二千

歲見山經白民國無論荒誕不經言出詩人不必表異如是且鄭居說句之內秦猶汧渭之封亦安能時有如許異國之珍貢耶騶虞殿於周南詩傳小序皆以爲樂官備也則騶卽七騶咸鴛之騶虞卽林衡澤虞及虞箴之虞查與春田草木之茂禽獸之多亦相膺合漢以來尙有幸上林苑囿之典卽此是也必欲侈陳符瑞附於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方有神於史臣之載筆則有以騶虞爲林氏國之珍獸五采異具白虎黑文尾長於身王者有德則見以曲附乎仁民餘恩及於物類必於仁獸以爲之符則其說之矯誣亦豈非訓馬之乘黃爲青角狀狐之義例其不可通甯有殊哉

幽風七月夏正非周正 詩三百篇皆賴孔子刪訂則詩之編年月孔子嘗曰吾從周又春秋紀月明言周正百左紹述聖學必有所受詩何爲獨不然如四月維夏六月棲棲顯爲夏正無論已幽風爲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使矇瞍朝夕諷誦之詩則其不容不稱周正也似有編據通攷七月

之詩如開章首二言七月流火夫大火西流在周七八月夏五六月準此以推無論節序皆愆且如蠶月條桑如以蠶月爲三月則周之三月爲夏之正月豈有此時而可以條桑者乎以後如四月秀萋七月食瓜五月鳴鵙九月肅霜十月漑場及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八月剝棗多與夏正冥合且其時所紀無一與周正相準者蓋詩雖刪於孔子而所刪多孔子以前之詩其詩不必皆作於周以後特孔子刪而存之不啻自此表而出之非自時厥後始爲刪訂之本况周當后稷公劉至組紘以上世代力田所謂墾井而飲耕田而食者不惟時代相近且亦不得不用夏正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及詔顏子以爲邦亦首舉行夏之時蓋王降爲風者周之衰不衰於幽厲而衰於平之東遷王風所以首黍離幽列於風者周之盛不盛於文武而始於后稷之教稼幽風所以首七月也

星 古之言天者必取驗於人非索諸冥漠而以爲高遠難躋蓋天道遠人

道邇所以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誠以人事動於下天道應於上此幽宗祭星所以列於祭義星名一篇所以繫於釋天蓋經星所屬必霜離不忒而恆星不見爲祥異所關則知授時欽若必極之於星辰非謂瑞雲靈衛七政以齊此外遂無餘事也自甘石不作挈壺失掌厥後天子失官學在闕夷於是言天之家用夷變夏取便推步不惟舉占候而以爲荒遠且恆星不復舉其名並九道而廢之窮其流極必至以天變不足畏而敢於矯誣上天非細故也且如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見于詩不啻與書之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互相明發義和失官而以季秋月朔辰不及房爲昏迷于天象春秋傳亦謂龍見而畢物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戴記亦謂以日星爲紀且四時之昏且各以星定如日在營室及昏建星中且畢中之類周官司瘡氏諸職亦有掌夜時以星分夜星野所關非善言天者未足語於斯謂無論齊成不謹則女人星見著於漢紀熒惑入南斗君王下殿走皆見於往昔之謠嚴光以

屠梅君侍御仁守直聲樸學藝林推重詩不多作而所詠皆關風化著有漸室詩存尙未付梓令嗣少梅郵示兩卷中多傳作戊戌八月感事有蒙字韻七律疊至十餘首茲錄八首於後 戊戌秋奉和丹階明府感遇之作步原韻 疑獄逢君若發蒙梗陽衆口頌仁風豈知志士孤懷遠却顧時流兩眼空血蹟書門驚物怪湘靈呵壁徹天聰遺經獨抱爲誰氏每陋公羊說道窮 丹階疊韻索和 擊蒙攸利乃包蒙比量曾知在下風一意孤行何落落兩端並竭總空空鵠成類鷺難言慧蟻門如牛却患聰大宅道南聊息影天生公瑾不終窮 與丹階感歎近事因疊前韻六首 地火明夷山水蒙如何王國降爲風委裘故事傳非妄補牘逋臣願已空那見秦強由范蔡翻令晉禍啓淵聰厲階難道春秋筆竹盡南山罪未窮 賞奸義罪積相蒙人象妖興唱亂風改過辭聞淵聖切進賢朝歎舊臣空遂令海嶠亡羣醜轉誤堯門達四聰公法難誅孤憤在請君私劍一追窮 左連燕薊右龜蒙表海邊

誰繼大風謠起黃臺愁再摘鬣連紫塞泣三空千金購布徒資敵一德熏天
總蔽聰蟻蝨小臣相對泣書空怪事正無窮 約信何人似大蒙廷臣向背
馬牛風鳴鴉斧待三年破蠹蠹巢驚七日空絕少毛詩匡聖德翻嫌洪範洩
天聰可憐一代憂勤主忽類盤游便有察 追維嗣服紀旃蒙弁彼憂傷異
凱風昭憲密留金匱約宣仁忍對正衙空伏蒲曾籲煩彝訓當筆偏教蔽睿
聰還問知人家國事遂初賦就語應窮 說難儒效不相蒙豈有離騷繼國
風深念知君儀曲逆品詩爲我謝司空襲衣金玦奇生怪瓦缶黃鐘急亂聰
陽在稱龍十月卦莫疑休復解經窮

屠梅君吉祥寺弔蕭忠烈公七古

梅君先生稿中多表揚忠義扶植倫紀之作如吉祥寺弔蕭忠烈七古云臣
爲明生爲明死烈哉蕭公奇男子場來古寺噫歎歎凜凜悲風四面起雲濤
一瓣生南豐射策燕市才氣雄生平忠肝發古誼捧檄來謁興都宮思陵御

字十七載武陵烏程調鼎鼎黃巾百萬藁銀綬妖蜃長鯨恣淮海公方入覲
馳卸都荊益烽火百征途請保天子新豐邑思以隻手山河扶天落魄消福
祿酒裏樊連陷若拉朽漁陽鼙鼓動地來坐守孤城大如斗樓櫓飛礮飭柳
營登陣慷慨教諸生橋山弓劍靈在此拚將一死護神京睢陽力竭鼓聲死
壞雪當空壓孤壘杜鵑哭繞冬青飛銅駝恨逐荊棘裏中丞頭斷顏將軍留
守血暎南霽雲男兒至此家何有火裏蓮開骨自芬幽繫吉祥賊何怒渴吞
腦子恨誰訴壁間感慟曹娥碑案上大書椒山句拾出畫壁戕薙刀碧血飛
作長虹豪佛光閃閃共呵護宰官身依淨土高賊收黃腸亦太息咄哉書生
能報國鄉先生作正氣歌一樣精忠足矜式興朝定鼎驅妖狼褒旌勝代重
泉光忠孝永證羅漢果柏骨十丈天蒼蒼

陳仲泉壬戌暮秋重客津門感懷詩

魏塘陳仲泉 翰芬 服官吳中與俞曲園先生爲甲辰同年曲園爲作勝蓮花

室詩鈔序稱其善源名理識見議論無不高人一籌攝常鎮通海道有惠政及民詩鈔中有壬戌暮秋重客津門感懷七絕四首又有七律均悽惋沈摯蓋癸季秋賊擾畿南仲泉與其外舅謝信齋石溝村倉皇之際盡室一舟忽忽十年信齋殂謝仲泉夫人亦逝世故壬戌秋間買舟重臨頗有身世家國之感詩云 西風吹送獨行舟渺渺煙波極目愁舊地重經十年事傷心錦瑟淚交流昔年曾作避兵行盡室倉皇問水程今日南雲重回首黃公墟下感生平流光如駛太匆匆歎逝傷離百感中賸有蘇橋數行柳含情重與怨秋風霽色初晴景物凄布帆斜挂夕陽低癡心欲語東流水直送歸舟到浙西感懷四律云 感懷時事閱滄桑重到津門寄慨長萬里烽烟餘涕淚滿城燈火感蒼涼潮聲嗚咽衝殘壘人語侏僂雜遠方歎息此邦民力盡祇憑帝德靖來航 獵獵西風倦眼開登臨此際重徘徊寒雲近接無終國落日遙連碣石臺俯仰已經棋換劫飄零誰惜爨餘材蘭嗟蕙怨吾何敢潦倒

全憑濁酒杯 毀譽隨人不自由尙書遺跡水東流封章零落都成帙宰樹
淒涼易感秋碧海屠鯨空有恨青天化鶴定無愁祇餘憔悴孫宏客一向西
風弔故侯謂恆月川制軍 茫茫塵海等閒觀竿本隨身歎一官馬鬣未封餘慟在
鸞絃長掩客心酸無家新燕營巢苦驚弋啼鳥繞樹難誰是伯通容賃廡不
因人熱暫棲安

彭文敬碧玉篇

吾邑翁文端長洲彭文敬兩相國在道咸間均以清德雅望著稱世俗相傳
二公前身均係苦行高僧故雖貴顯至參知而刻勵澹泊有如寒素較之近
世親貴樞密諸公豪華薰炫臣門如市者其風概相去遠矣頃閱文敬松風
閣詩鈔有碧玉篇係答文端之作卽述前身夢幻事歎俗說流播良非無因
錄之以廣異聞且以表清德焉

答虞山翁二銘尙書心存碧玉篇并序序云余幼時人稱爲天台僧碧玉後

身長而作詩紀其事因讀古樂府詩有碧玉小家女之句故詩中改碧為筆
 比聞翁二銘尚書述嘉慶丙子夏嘗夢身為僧有長老授以水蒼玉如珪形
 背鐫碧玉二字命藏之疑與余有夙緣并錄所作碧玉篇見示夫夢為幻境
 徵信為難然左氏言夢往往奇驗至如蔡中郎為張平子後身前賢記載豈
 盡誕耶爰書數韻答之 人生本如寄往復理難知魂升附神識魄降隨形
 骸聚者既可散安知去不來花開發香色花落留根荏生理苟未絕萌蘖終
 潛滋鳩鷹互相化溫肅因乎時鴛鴦變不復飛走異其材惟人變在心形質
 原不移其生雖不移常以死為期窮欲滅天理禽獸或幾希卓哉賢哲士操
 心懷危微衾影無愧作夢寐辨是非即夢堪知死昭昭復不迷嗟彼佛門子
 何能真性窺惟因耽虛靜寡營自息機又因少嗜欲日休神不疲忽然復為
 人智慧固其宜智慧不可汨名利勿受羈還君本來相庶幾善自持殷勤界
 水蒼長老意何為守身如執玉告戒當在斯

秦佩鶴已酉年近作

題延子澄奉使詩後 和菊裳寄懷韻

瀚海石歌 弔浙三忠

秦佩鶴侍郎

授章 當丙午年

奏改京官制時因與樞要往來素稀遂在裁

缺之列雖授某旗都統實則投閒置散也侍郎秉性淡雅金門大隱日以讀

書吟詩為事頃錄示今年宣統元年近作二十餘首章法靜密感託悠深憂國

憫時溢於言表十餘年來朝貴率多土苴風雅營營勢位如侍郎之耽吟忘

利超然意遠殆不啻鳳毛麟角矣節錄數章以誌欽企

題延子澄學士奉使車臣汗紀程詩後已酉 詞臣銜命下蓬萊絕塞程經

廿八台屏翰永綏 天子詔山川能說大夫才恩頒羊酒齋封到羊酒祭品

儲以黃封由使臣齋往 夢逐駝鈴按站催宣播 中朝柔遠意籌邊猶軫成龍堆 飛

車直到赤城西霧幕氍毹落照低躍馬催隄歌勅勒椎牛釀酒酌留犁詎誇

越橐千金載喜有韓陵片石題携有瀚海所出文石 一卷皇華成別錄新詩都付錦囊

齋

瀚海石歌東子澄學士 石產戈壁間徧地皆是五色峪具子澄奉使過此
掇取以壓歸裝并爲長歌紀之 吾聞登州石岫中東海携蓬壺又聞太湖
石千金輦致來越吳扶輿磅礴鬱靈秀山能蘊玉川懷珠長白山高發祥遠
况今一統歸黃圖其外蒙古諸部落琛寶絡繹登象胥地不愛寶古有說春
回戈壁水草腴眼前突兀見此石五光十色呈須臾白者如晶黑者漆丹砂
紫貝青珊瑚崑崙各殊狀泥沙糅雜光爛如莫是流星墜空碎還疑積
雪經年枯媧皇補天未遑煉精衛填海誰爲驅不須雕琢自完璞雖有瑕垢
難掩瑜造物生材本無棄詎嫌荒怪淪海隅韜晦既久出益顯風塵物色無
時無輜軒使者大雅選銜 命遠向龍沙踰搜揚潛逸具深意此意豈忘山
澤臞何幸名流結眞賞更貽同好資清娛囊珠篋錦安足數石交鄭重如瓊
瑤歸裝便作鬱林載暨稿欲仿仇池摹披圖猶見塞雲漬恍遊積玉崑崙墟
丁未回京改官菊裳有詩寄懷並詢近事次韻奉答 北轍南轅數往還故

襟夾出附呈祈主人念蠶母已死其子猶存好勤護之此時目腫神昏百端
交集回憶十三歲時隨公子在南下窪原上踏青主人見某婢子墓必爲流
連歎息妾亦悽然淚下將非今日識乎如有賜言能以援手卽交同院小兒
秘交妾手明日燈後無耗妾卽以阿芙蓉從事矣望主人憫之書之書不能
盡遂妾某刺血研墨書紙後附鈔王郎題紅花埠壁五絕句云漫將容貌擬
朝雲才調原堪媿左芬記得斷腸詞句好陶然亭麓一孤墳華箋尺幅意千
重絮語叨叨說惱儂卿事盡教斯養誤至今遺恨阿芙蓉果然天壤有王郎
此語尋思却亦當我自卿復何語不應飛語聽妻房傷心悔恨忽交加一
誤何堪又再差死後春蠶猶有子不知今去落誰家倏然幕地浪濤生倉卒
驅車出鳳城劉媪不來卿不死疑團終古未分明嗚呼郎原薄倖妾太癡情
千古傷心小青復見一具香骨果瘞何處安得携一杯清酒向鸚鵡家側澆
之哭之以慰斯人地下也涇縣潘端甫 弔謝韻芳詩云前身定是韻芳妾

牽引王珉絕妙詞誰把好姻緣打破合將團扇寄臨歧妬女律偏阻絳河星
娥不許一拋梭如何不覓雙飛雁僅把書交醉夢婆洛陽賢守過吳公拾得
濤箋血染紅踏遍烏衣門巷問別無人作應聲蟲潘楊相陸有由來此書先由楊伯

新鈔來 共護真靈劫後灰親見玉壺冰碎樣手鈔也足當瓊瑰

漢軍徐鐵孫觀察榮拒賊嚴州以身殉國死事甚烈生平喜畫梅嗜石舟輿
所至輒取佳石以歸藏之齋中名曰石婢娟室賦詩云慘綠嬌黃盡可憐赤
如初日翠朝煙囊開白舫青簾裡心到蒼山碧海前蜀道無如此間樂外人
從笑老夫顛南來置得傳家物陽羨無須更買田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小詞本歐公集中語後人以爲朱淑真作議其有
失行事潘端甫以詩正之云天壤王郎本可歎斷腸詩句解人難論才直接
黃崇嘏失節還嗟李易安莫以淫辭成信讖須求實證釋疑團若云人約黃
昏後請向歐公集上看

嵩山僧大元有句云人道出家家尚在到無家處始爲家頗能擺脫然不及
唐人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之超雋也呂雪淑劍題某僧扇云
白雲不歸山隨風自飄起問僧何處家家在白雲裏亦妙

燕山邵沐生侍郎亨早年詠升官圖句云料得冠加憂更甚自今何以慰
蒼生頗有得官不爲溫飽之意及後顯貴撫秦鄂湘諸省終于吏部左侍郎
之位其清名尙嘖嘖人口洵足多也詩稿甚富律體極工詠杜陵云廣廈歡
顏願豈癡少陵遭際竟如斯身當骨肉流離日生在乾坤戰伐時天許才名
留後世人將史筆讀公詩千秋惟與青蓮偶飯顛山頭句漫疑懷王菊人奉
天云才華還慮易消磨教唱陰山勅勒歌名士台當觀海大好官不過得錢
多知君鵬鷲心猶健笑我魚龍望總訛萬里關河詩一寸塵封欲啓手頻摩
歲暮書懷云虛室紅鑪影自棧一窗殘雪入玻璃何妨日月消時酒其奈乾
坤尙鼓鼙鄉夢難尋南去鴈雄心易感夜聞鷄大江回首空惆悵猶見漫天

毒霧迷佳句五言如奇峰堆地起積雪入雲寒狂風吹屋去孤枕送詩來孤
燈人影瘦冷屋曉聲多奇峰學人立峭壁入窗來草肥嫌徑窄樹小藉山高
七言如萬古濤聲天地外四圍山色夢魂中始知春是無情物且喜官如不
動帆山如畫遠看難足詩似田荒尋不來天涯涕淚傷蓬髮江上峯巒落酒
卮大局真如棋共弈人才豈是斗能量腐儒容膝三間屋寒士移家數卷書
憎達文原高處忌弄人天在靜中看當年說士甘如肉身後人情冷若秋俱
有雋味病起有句云已許更生劉給事未能去病霍嫫姚運用人名可謂巧
不可階矣

古歛汪芑石孝廉益晚年自號知不可翁著詠史詩數百首時有新意詠伍
員云懸日東門看敵入捧心西子報功成蘇秦云田無負郭心偏熱囊有多
金計轉蠶張良云青宮免蹈扶蘇轍黃石新從辟穀游賈生云年少竟能容
痛哭官高何必到公卿龐德公云山中巢穴棲鴻鵠牀下英雄拜鳳龍余尤

愛其詠張世傑一首云斗膽焚餘鐵未銷尙擲金甲返丹霄颯風不散孤臣
憤朔漠空將烈士招歌罷五噫燕市月信愆三日浙江潮天心無復存南宋
一將猶能繫兩朝筆力適壯讀之可下酒一斗

英山王伯唐兵部性性豪邁爲文敏捷有古俠士風庚子歲聯軍入京師
以身殉國搜其殘稿和易實甫云怨別傷離真謂何故應懽喜葬江波死爲
恨鬼魂猶厲命有中年壽已多尙恐雷霆收震怒苦因冠帶戀委它來生莫
討英雄淚可笑荆卿變徵歌其言如此可知小臣飲恨視死如歸之意已非
一朝矣

咏陳圓圓者類多貶詞然究其始末亦流離顛沛之奇女子因吳逆而有微
詞非定論也邵汴生侍郎二絕句云玉貌娉婷畫最工深情久已付英雄美
人也解傳心法紅拂當年侍越公夫婿侯王妾女冠吳宮深識悟春殘舞衫
歌扇歸天上卻讓夫人冷眼看原其心事不作刻語較吳梅村本曲見地似

高一層

富順劉斐村光第罹戊戌之禍遺介白堂詩二卷詩境沈鬱激楚自寇自戕先爲之兆矣排悶云燈暗亂蛩鳴居人繞屋行河山生苦戰風月與孤清擲筆功何補當歌意忽驚遙憐老諸將橫海斷長鯨百感愁交集羣生劫始過壓雲龍氣鬱迷月鴈行訛變相逃殷鑒雄心誤魯戈東方非野燒神王火天多神山飄渺在靈怪肯猶人大鳥搖孤翼馴龍化逆鱗幾存等海意一擲屬雲身忍使風吹去青珠散作塵詠蟬云流哀自千古淵厚一無言妾命真成薄秋身獨自尊去仙留幻蜣與世著愁痕安用靈龜察登天訴九閻黑竹云幽壑極蕭森黑風吹日陰全身異孤潔晦跡自山林自鍊冰霜氣能虛鐵石心又元通窅妙堅忍絕窺尋斷句如石留仙洞餐時髓雲得奇峯劫後身高寒星斗窺人大清淨官骸對佛尊鱗鳳十洲飛墨雨魚龍五夜識文星客子瘦筇陰證雪仙娥寶瑟夜池星均工而頗有陰氣他如送人句云新都失訪

名賢後京國論交性命連次語明明自識一筆一墨具有精 存之鬼神來
舌不克悔悟可勝悼耶

有言人裴邨潛龍一首殊有南山其豆之旨其仇某欲借此以起詩獄未果而先及于難今讀其詩亦殊無他意想係好事者借詞傳會耳詩云不見真爲德潛龍孰與期天心非醉日山氣大佳時性命通魚鳥妻孥戀菽葵高情自出俗多事綺黃芝

衡山迴鴈峯舊爲吳逆郊天處廢壘屹然在焉廖蓀賦詠事三首頗佳詩云倉卒西南苦用兵烽煙六詔接南衡王敦瀕死猶爲賊侯景稱戈詎有名八部荆襄先扼險諸藩閩粵敢連盟六州當日渾成錯慚負申胥痛哭情綿葛儀成具體微橫空猛雨散朝歸可知天意終興漢肯使媿徒失所依赤族兒難憑戚曉黃絕妃早悟先機笑他依附冰山客西選年來事已非竊號偏隅鬢已皤長沙吳芮本么麼一般衰冕稱尊客不及蠻夷大長多象陣連山

礮火狼氛踰隴逼黃河全憑 廟算能勘亂八載從容慶止戈余過辰州

某山絕壁見有磨崖六大字云吳三桂磨劍處想見此獠當日氣燄橫厲為

子孫窠穴計較吳芮馬殷輩尤具深心有句云一劍橫磨山轟天龍旗指處

定烽煙何如峒嶠蠻王長自賽周家八百年過永順山中五溪蠻有彭氏祠

三千里賽過周家八百年

江安陳子麟大令天錫能狀奇景作險語余愛其危崖天壓頂奇石鬼當門

峽山窮到骨江水激成雲濕雲龍見爪枯枿鳥無聲馬蹶中原闊河流落日

黃諸語惜全首均未能完善惟朝天閣一首頗佳巨險凌虛浩登天第幾重

閣頭雄立馬山勢怒盤龍石挺橫磨劍風號萬石鍾懷然不可住欲借一丸

對

哭友詩極真擊沉痛者近人如殘棺歧路骨薄酒落花天憐君兒女小使我

淚痕多明知魂不返只望計非真開緘一痛哭因有故人書等語俱見性情

賀南荃哭胡劭齋部郎詳錄慘澹風雲志不磨長沙賦鵬命如何此才可為

蒼生惜不獨黃墟感舊多有女有女璧一雙有兒燦燦明珠光珠沉璧碎君

亦盡新鬼煩冤親在堂汪伯序大令兆鏞檢亡友陶二書札云山館相從筆

硯親廿年蓬轉各征塵文章遷變憂時局風雨淒涼失故人半世嘔心空著

述千秋酬汝亦悲辛輩流頓盡無窮感翦燭西窗黯愴神亦自悲涼非泛作

門面語

沈太侔詩富于性情中半後多感傷抑鬱之作余屢索其詩而未見答茲讀

其將入都門感懷四首云秋深病骨強禁寒驪唱聲中感百端九曲煙波縈

短夢一家風雪戀微官途窮誰廣絕交論歲晚偏歌行路難惜別悲秋無限

恨清砧畫角滿江干蕭蕭短髮戰西風又作宣南踏雪鴻如此江山雙涕淚

無多兄弟兩萍蓬功名弩末垂垂老影事燈前了了紅滄海橫流成獨往可

憐身世亂離中廿載春華等逝波青山青史秘蹉跎黃花病雨如人瘦落葉

敲門少客過閱盡炎涼翻見道懺餘哀樂怕聞歌年來交共黃金盡偈仄風塵奈若何離亭風笛起相思潦倒心情濁酒卮貴賤死生廷尉句東西南北彥昇兒忍飢獨索長安米錄別還添本事詩誰似六朝山色好依依青眼送班雖宛轉纏綿酷似樊謝老人得意之筆太侔弟孝精名宗隣亦工詩一官里誤作客金陵昆季多才而貧病亦復相同豈天以窮畀詩人固有例耶
婺源江湘嵐觀察峰青作詩貪多傷于淺率時人恆以詩饒目之然其佳處自不可沒也守歲寄弟云欲向中原猛着鞭悠悠忽忽又殘年側身天地寄遐想今夜弟兄同不眠守歲忍教殘臘去濟時還望季方先祥氛應共鴻鈞轉春草池塘在眼前宿嚴田云行過嚴溪石作梁夾溪五里麥苗香可憐碧
水數弓闊却有紅鱗三尺長村舍人家見燈火晚風林葉打衣裳脫膠此處堪投宿過眼烟雲極渺茫他如雲從出處山全失雨欲來時天漸低山如啾虎忽橫路松似怒龍時攫人暮靄依山遮過半孤帆掠水映成雙江湖跌宕

頑軀健身世艱難好夢稀迅雷一鼓作春色官道兩旁開野花皆有意致至于和許星臺中丞綠牡丹詩三十首滿紙渲染居然國色天香殆亦富家翁羅列珍寶誇耀貧兒之意也

吳中有乞兒唱歌云朝飯張家暮李家一瓢一鉢走天涯明朝知是何門客且自偷閒看野花又有灌園叟作詩云有個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二詩均有逸致自命信天翁世之爲兒孫作馬牛躬自况瘁者不知此樂也

海鹽蔣穉鶴年丈廷獻官吏部郎二十年褒衣博帶不事修飾所作詩不輕示人有句云曾向長安踏雪行關山滿目數征程介推本不求榮祿何必除書問姓名其風趣可想近見惠所作隨扈紀行麻鞋紀行詩三卷鎔鑄史事感喟時勢足徵腹笥抵行在云頻年清鏡點吳霜回京燕京道路長千里不辭冰雪勁一官恥爲斗升忙昨瞻魏闕眞疑夢重覩堯天喜欲狂聞道

深宮珍貢卻願將在莒祝母忘望華山云貨畚洛陽韜晦日華山一賦寄
思深若將文字論經緯卻勝草廬梁父吟峯高落鴈曙雲開躡勝探奇亦快
哉從此乘風仙界去緣何百計下山來五代紛紛幾戰征陳橋擁戴順人情
墜驢博得神仙笑從此蒼生見太平望驪山云華戎雜處詎云宜國勢陷危
概可知烽火待援非久計莫將巧笑怨龍椽望終南山云土沃泉甘零口鎮
行人至此滌囂塵終南山色青如黛捷徑爭趨大有人皆有微意見于言外
他如卽景絕句曉看冰柱積層嵐風雪飄搖馬映潭話到秣陵惆悵事桃花
飛絮夢江南布帆風順過獅灣兩岸峰巒點翠斑千里君門雲水隔推篷只
見竟陵山殊有宋元人意境

朝鮮安錦霞進士錫奎姜女廟題壁云萬里長城姜女祠行人立馬不勝悲
天荒城老無窮恨雨泣風零絕代姿惟有雲根終不朽誰將錦字寄相思紗
籠粉壁牽蛛網墨華箋淚共滋恩竹樵錫見而和之云臨閭關外峙神祠

怪樹

海中有怪樹不傳樹何名樹根蟠九地樹梢撐兩輪苞英歷幾
劫開花象赤城一枝當皜日燭燦瑩光晶一枝照海水蛟蜃潛
其形一枝向中國國人疑海噉香氣尤迅烈椒桂謝不能草木
盡萎黃爲觸其芳辛伯禹聞此樹開山會百神穆王聞此樹乘
龍來東征羸皇聞此樹跨海駕長鯨將界以尺繩將斷以鋸斤
此樹如不知柯葉日夜生南海帝儵忽往謂樹之靈汝枝太枿
杻恐礙日月行汝根太深結恐截潮汐根汝形太礪疏恐觸雷
雨霆萬形未鏤削破露元氣溘圓則包九重毋乃旁午振胡不
斂汝光胡不藏汝精此樹大解悟再拜謝殷勤縮花僅如豆收

葉才如鍼滅色入空寂散香歸杳冥回頭看此樹若與衆草并
火耗行

去年火耗增今年火耗倍縣令絕廉介毋乃急公費公費何所
需使我獨憔悴唱傳大差來官私各有備官家尙未知私家已
爲累吏役亦何急窮民亦何戚昨夜鄭家庄親聞老翁泣

送劉德柔入秦

紫騮卸玉羈故人來齊安昂藏河朔氣兩鬢蕭蕭寒爲言三載
別歧路各漫漫燕秦二千里浮雲會江干雪堂寂寞秋傾杯暫
盤桓片言瀉黃河隨風生波瀾蛇虺橫江湖噬螯太無端湛盧
不在握徒手空長歎明日東山別征車不可攀

長歌行

短歌聲已急長歌聲正哀疾風動河嶽黃塵西北來極目古塞
垣封狐正崔嵬徒手欲搏之獨立空徘徊杞人憂天傾爲算何
愚哉漆室女自歎安知妾所懷當門種桂樹九載花不開自抱
芳菲質霜風日夜摧盛年能幾何凋謝玉容衰故人遺寶劍中
夜吼如雷鋒鋌未及試龜鱗生綠苔奈何絳灌輩亦惡賈生才

古意

莫攬匣中鏡一照一覺老背面偷啼紅泪下滴青草妾泪長不
止青草爲枯死

烏棲曲

城東烏飛日欲低飛入吳王宮裏棲吳王宮中夜方半笑擁如花醉似泥醉後烏啼君不覺越兵已破城東角

乞巧辭

月煙微青樹煙紫繡屏雲母凝秋水誰家女兒隔屏立瀟湘一曲人千里年年乞巧拜雙星袖羅鬟翠因風起不願織錦作迴文但願嫁郎同生死

鹽徒行

橫眉廣顙何陸梁居人畏避客人強闖穿柵破鷄豕失鹽徒夜過中市場日持白梃夜刀鎗邏卒往往遭殺傷草深地鹵龍蛇遁海闊江瀾日月荒 朝廷禁止有明令何爲十百敢成行卽

憫飢餓死溝壑積成瘴臂反大創官府但習苟安計此輩畜禍亦須防戢而散之豈無術徒薪遠慮非更張不見高黃起鹽澤旬日之間稱侯王

昆陽行美葉令呂長在前輩

昆陽城郭忽無色城門白晝狐狸出野氣雲腥殺氣深血肉膏原收不得城西魯山賊之窟夜出殺人晝伏匿其初竊豕與牛羊婦豎聞之猶避藏自牽秦寇入昆陽七十二處煙塵荒所在皆化爲豺狼大臣旃偶持戟守黨議未平心復傷那少良策救爾輩一言出口身受殃縣中李好尤陸梁屠戮不亞李與張崇正己卯至癸未七次蹂躪爲戰場澧河以南莽荆棘白骨杈

如亂芒道逢一人似舊識欲語不出泪浪浪爾家何在井枯竭
門前巨蒿如門長今來縣令古召杜告示四出招流亡汝甯開
封千里間往往負耒來闢疆荒土插標入版籍歌功大旗三丈
黃眼看阡陌有起色黃雲直到謝家莊牽牛不敢逐走兔舉步
愁蹋麥與秧東鄰晚約西鄰醉笑指今年春酒香

大鐵刀歌

關侯廟中大鐵刀勒字百二十斤重刀頭上有一鐵環故老傳
來歷唐宋刀口縱鈍力頗鉅一夫直當百夫用自從將軍走麥
城棄置但作祠前奉萬人血洗都山鐵萬人關侯所鑄千年斑
化辰州承風雨時聞鬼泣聲精靈猶抱荆襄痛廟中老僧爲我

言少年數輩時手弄當場賈勇誇莫比心傷血嘔如泉迸欄楯
鎖殺不敢開三載如山屹不動勿謂此刀侯所持殺人已比他
刀衆安得官府毀此刀鑄作鏹犁襍畊種

將進酒

白日如黃金不肯借分陰黑髮似春草朝榮暮枯槁長安浮塵
不可逐不若閒尋故人好庭前黃葉晚來深涼月紛紛白如掃
芙蓉羅袖鸚鵡觴雙鬟進酒勸君嘗德且不足貴名又烏足誇
是堯非桀皆泥沙千秋萬歲細如麻李白劉伶稱達士不對今
宵堂上花花時勸君君不醉明朝掃地成殘霞

少年行

十二學擊劔十五早工文二十業詩書西謁武安君傲裘長揖
據上座傾詞吐氣如浮雲昨夜秦人出函谷一騎橫當千人軍
九國逡巡不敢進但從壁上觀塵氛戰罷歸來血滿裙吳姬緩
舞勸微醺自謂玉符當剖券何愁銅柱表奇勛空將勇敢名中
外腰間但得黃金帶男兒三十當封侯不然歸卧南山頭

瑤瑟謠

瑤瑟凝霜難割曉南山夜向秦雲倒蕭郎白馬莽無蹤碧蹄亂
蹋王孫草錦幄攏璣璣蟠鳳紅鬢酒歸來春夢中翠鬟扶人橫波
爛眼語無聲匿笑工快刀砍斷生龍子吳江水赤要離死

臙脂亂

幽
夢
影

庚戌朱點衣署



幽夢影

歙縣張 潮山來著

江都 吳 仲 夢 蘭 校刊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曹秋岳曰可想見其南面百城時
龐筆奴曰讀幽夢影則春夏秋冬無時不宜

經傳宜獨坐讀史鑑宜與友共讀

蘇愷似曰深得此中真趣固難為不知者道
王景州曰如無好友即紅友亦可

無善無惡是聖人如帝力何有于我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以善多惡少

是賢者如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善少惡多是庸人有惡無善是小人

其偶為善處有善無惡是仙佛其所謂善亦非吾

黃九烟曰今人一介不與者甚多普天之下皆半邊聖人也 利之不庸

江含徵曰先惡後善是回頭人先善後惡是兩截人
般日戒曰貌善而心惡者是奸人亦當分別

冒青若曰昔人云善可為而不可為唐解元詩云善亦懶為何况惡當于有無多少中更進一層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淵明為知己梅以和靖為知己竹以子猷為知己蓮以濂溪為知己桃以避秦人為知己杏以董奉為知己石以米顛為知己荔枝以太真為知己茶以盧仝陸羽為知己香草以靈均為知己蓴鱸以季鷹為知己蕉以懷素為知己瓜以邵平為知己鷄以處宗為知己鵝以右軍為知己鼓以禰衡為知己琵琶以明妃為知己已一與之訂千秋不移若松之于秦始鶴之于衛懿正所謂不可與作緣者也

查二瞻曰此非松鶴有求於秦始衛懿不幸為其所近欲避之而不能耳殷日戒曰二君究非知松鶴者然亦無損其為松鶴周星遠曰鶴于衛懿當感恩至呂政五大夫之爵直是唐突十八公耳王名友曰松鶴遇封鶴乘軒還是知已世間尙有刷松煮鶴者此又秦衛之罪人也
濶用于人起人快而物不快矣可見知已之難知其難方知其樂

為月憂雲為書憂蠹為花憂風雨為才子佳人憂命薄真是菩薩心腸

余淡心曰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者耶
孫松坪曰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者耶
黃交三曰為才子佳人憂命薄者消受不起
黃竹坡曰我第此憂恐命薄者消受不起
江會微曰江子此言直是為自己憂憂焉
竹坡又曰杞人憂天幾婦憂國無乃類是
尤悔菴曰杞人憂天幾婦憂國無乃類是

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

黃石園曰事到可傳皆具癖正謂此耳
孫松坪曰和長與却未許藉口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風聲水際聽欸乃聲方不虛生此耳若惡少斥辱悍妻詬諍真不若耳聲也

黃仙裳曰此諸種聲頗易得在人能領略耳
朱菊山曰山老所居乃城市山林故其言如此若我輩日在廣陵城市中

求一鳥聲不啻如鳳凰之鳴願可易言耶
釋中洲曰昔文殊還二十五位圓通以普門耳根為第一今心齋居士耳
根不減普門吾他日還圓通自當以心齋為第一矣
張竹坡曰久客者欲聽兒輩讀書聲了不可得
張廷菴曰可見對惡少悍妻尚不若日與禽蟲周旋也 又曰讀此方知
先生耳聾之妙

友 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

朱菊山曰我于諸友中當何所屬耶
王武徵曰君當在豪與韻之間耳
王名友曰維揚麗友多豪友少韻友更少于淡友逸友則削迹矣
張竹坡曰諸友易得發心酌之者為難能耳
顧天石曰除夕須酌不得意之友
徐視谷曰惟我則無時不可酌耳
尤謹庸曰上元酌燈端午酌粽七夕酌雙星中秋酌月重九酌菊則吾友
俱備矣

鱗蟲中金魚羽蟲中紫燕可云物類神仙正如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人不
得而害之

江合徵曰金魚之類以免湯鑊者以其色勝而味苦耳昔人有以重價覓
奇特者以饒邑侯色侯他日謂之曰賈所贈花魚殊無味蓋己烹之矣世

豈少削圓方竹杖者哉

入世須學東方曼倩出世須學佛印了元

江合徵曰武帝壽明喜殺而曼倩能免于死者亦全賴吃了長生酒耳
般日戒曰曼倩詩有云依隱玩世說時不達此其所以免死也

石天外曰入得世然後出世出世打成一片方有得心應手處

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

余淡心曰花即佳人月即韻人雪即高人既已賞花醉月映雪即與對佳
人韻人高人無異也

江合徵曰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張竹坡曰聚花月雪于一時合佳韻高為一人吾當不賞而心醉矣

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
滑稽友如閱傳奇小說

李聖許曰讀這幾種書亦如對這幾種友
張竹坡曰善于讀書取友之言

楷書須如文人草書須如名將行書介乎二者之間如羊叔子緩帶輕裘正
是佳處

程薛老曰所以不工書法乃解作此語耶

人須求可入詩物須求可入畫

張竹坡曰詩物之不可入畫者猪也阿堵物也惡少年也
張竹坡曰詩物之不可入畫者猪也阿堵物也惡少年也
石天外曰人須求可入畫物須求可入詩亦妙

少年人須有老成之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之襟懷

江含微曰今之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之襟懷
有少年襟懷耶獨是少年老成者少耳
李若金曰老而腐板定非豪傑
王司直曰如此方不使歲月弄人

春者天之本懷秋者天之別調

石天外曰此是透徹性命關頭語
袁江中曰得春氣者人之本懷得秋氣者人之別調
尤悔菴曰夏者天之客氣冬者天之素風
陸雲士曰和神當春清節為秋天在人中矣

昔人云若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予益一語云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

作人身

殷日戒曰枉為人身生在世界者急宜猛省
顧天石曰海外諸國決無翰墨棋酒即有亦不與吾同一般有人何也
胡會來曰若無豪傑文人亦不須要此世界

願在木而為樗其不才願在草而為蓍前知願在鳥而為鷓忘機願在獸而為麕

願在蟲而為蝶花間願在魚而為鯢道遙

與願次曰較之閒情一賦所願更自不同
鄭破水曰我願生世世為頑石
尤悔庵曰第一大願又曰願在人而為夢
弟木山曰前四願皆是反蓋前知則必多才忘機則不能觸邪也

黃九烟先生云古今人必有其偶隻千古而無偶者其惟盤古乎予謂盤古亦未嘗無偶但我輩不及見耳其人為誰即此劫盡時最後一人是也

孫松評曰如此眼光何曾出牛背上耶
洪秋士曰偶亦不必定是兩人有三人為偶者有四人為偶者有五六七八人為偶者是又不可不知

古人以冬為三餘予謂當以夏為三餘晨起者夜之餘夜坐者晝之餘午睡者應酬人事之餘古人詩云我愛夏日長洵不誣也

張竹坡曰眼前問冬夏皆有餘者能幾人乎
張廷庵曰此當是先生幸未年以前語

莊周夢為蝴蝶莊周之幸也蝴蝶夢為莊周蝴蝶之不幸也

黃九烟曰惟莊周乃能夢為蝴蝶惟蝴蝶乃能夢為莊周耳若世之擾攘紅塵者其能有此夢乎
孫愷曰曰君子夢之中又占其夢耶
江含微曰周之喜夢為蝴蝶者以其入花深也若夢甫醒而乍醒則又如嗜酒者夢赴席而為妻驚醒不得不痛加詰詳矣
張竹坡曰我何不幸而為蝴蝶之夢者

藝花可以邀蝶曇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貯水可以邀萍築臺可以邀

月種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

曹秋岳曰曠書可以邀友
崔蓮峯曰釀酒可以邀我
尤長壽曰安得此實主人
尤慧珠曰實主人非心齋而誰乎
倪永清曰選詩可以邀誘
陸雲士曰積德可以邀天力耕可以邀地乃無意相邀而若邀之者與邀

靜憐僂童烏賜之端硯今操觚筆耕墨耨毋荒蕪貽謀如昨敢或淪弱冠避兵江海隅詩禮追隨先大夫破巢秋燕風雨俱歸鄉猶喜完其雛烽塵迅掃清寰區弟昆文試吹笙竿國人鐵網為珊瑚一鞭直指長安都塔鄉日月權且娛七香車馬絳羅襦花開陌上歸踟躕越十年來風景殊陟岵行役驚號呼黃河夜渡淚眼枯夢莪卒讀歲且徂長年廬墓孤影孤支離病骨苦杖扶平生慘境無斯踰中年存此七尺軀冷郎官署聊守株安禪老僧為吾徒當世豪傑意氣蠱自評彝鼎甘窮迂琴書以外無堪沽五十出都學棄繻一行作吏口囁嚅荒亭展轉來蕪萋臣守臣職自笑愚衣冠狀貌作腐儒紛紛美菲紫奪朱微官得喪安足虞有石一拳塵不汗彌陀古像字模糊賃之以歸值萬妖輕舟滄海如飛鳧浩然歸去尋五湖晚來詩致寄菰蘆吳江風味蕻與鱸種菜種竹樂桑榆折腰五斗辭辛劬枝頭百錢酒一壺細記甲子何緣紆世途閱盡增崎嶇致任年與先世符我祖命名殆聖乎圖繪七影曾真吾

少年張絳冰玉膚變過一瞬多歧途丰神今與梅蕊雪爲雙鬢素爲鬚
期隱几惠據梧入場竿木誰贏輸靜參禪理當慮胡人相我相無不無四大
皆空如是夫爲語老農勿牽拘形影兩忘神于于不使俗筆染且濡中天月
印冰盤盃

默數

默數浮蹤絮化萍連句中酒睡還醒破樓寒雨一燈白殘壁暗塵雙劍青入
選文章宜長價工愁筆硯漸無靈途窮大有參禪想粥鼓聲希背誦經

鷓鴣石

鷓鴣石高山半亭一聲禪磬隔漁汀乘桴明日野風細二十四磯烟雨青

養蘭

養蘭如養子早暮問寒喧盡日在幽室得天非鈍根芬芳識本性灌溉恃新
恩共保素衷在相親無片言

讀史記刺客列傳

生無知已生有知已得一知己可死矣事獲成非所喜事不成非所耻爲人
報仇怒切齒以死繼之祇如此咄咄千秋數君子三讀遺傳歎不已燈紅酒
熱援劍起

女子運動場

女兒十五顏如玉窄窄時妝腰緊束挈隊嬉春運動場鞦韆旋轉球爭蹴笑
語喁喁鶯囀枝輕軀矯矯揉升木兒家生小愛馳逐十丈旋風一轉轂朝騰
暮踊既爛熟誰輸誰贏自酣足瓊身輕快出場來帶笑園花正怒開

與高麗李君桐秋談國事卽和其韻書贈

寥天風雨驟蒼莽古山河大澤羣龍戰荒原獵犬多棋殘仍黑白髮短漸婆
娑欲作歸歎計途窮君奈何

我輩愁頑鈍相逢萬感生南音操古調西陸望前程日短棲蚊睫風寒壯虎

聲勸君一卮酒岐路涕縱橫

秋感五首

散髮瀛洲與已闌雲烟過眼太無端銷磨歲月惟沈醉閱歷風波漸達觀海
外槎回仍俗骨終南捷徑自閒官窮秋一片歸帆穩白到烏頭雪窖寒
中朝立憲振精神子弟求師政學新抱器王仁成禍首浮家汪直是奸民從
招此際追豚急觀法何人畫虎真生悔金錢輸巨萬年年援例貢東鄰
舉族同心氣不驚整齊新政卽芻蕘捐除繁豔人能儉考究耕農地漸饒堂
厦共期支大木國仇端恃鑿夫椒萬言突兀安邊策莫謂西秦乏繞朝
休憑瑞應紀星文略仿名官變鳥雲乘屋網繆宜未雨治絲條理戒先芬龍
蛇漸啓天池螫蟻蝨全消楚幕氛日月重光清橫議何勞筆舌咒瓜分
王言綸紵古都俞資政堂皇衆議符燕許規爲大手筆乾坤鑄造一洪爐徵
招近敵孫宏閣流散咸陳鄭俠圖私喜通情開旭日遙從東海盼桑榆

程家桐原名典 鳳笙

醉歌行贈杭二

我今不樂思南遊飄然携酒登高樓舉杯狂呼月倒流寒雲一嘯天爲秋明
河耿耿愁人愁清光照人憂更憂西風落葉聲颼颼諸天蟲語無時休酣歌
醉舞吾誰儔故人千里心悠悠憶昔驅車海陵市安定祠前識杭子脫帽相
看泣楚囚慷慨如見扶風士指天畫地縱復橫手斥六合恢八紘酒酣起擊
古秦箏不平忽作鳴嗚聲有時落筆千人驚奇才欲與蒼天爭宇宙不朽利
與名吾儕頭角當崢嶸如何車馬尙紛紛營南走吳越北幽并吁嗟乎天可崩
兮海可竭方寸波瀾誓不滅人生富貴須何時少年容華易銷歇君不見宗
慤乘風健萬里節終軍清纓行萬里雪魯陽之戈徒自揮鄧林之杖空奇絕
滄海東流不復迴南山白石何崔嵬我醉歌兮我心哀昔之英雄安在哉不
如與君登樓飲酒旒飯嚼肉使我萬古愁顏開酒灑長揖別君去換簪還竭

黃金臺黃金臺空無人來登台使我三徘徊千金馬骨今塵埃
奇才

伍相祠

跋涉間關萬里行父仇雖報恨難平蘆中人遠吳江夢河上歌殘楚客情
廟至今存異國寒潮終古繞孤城鳴夷東去應無悔烏盡弓藏一例烹

關山月

天涯何處無明月偏照關山生白髮漢將思家隴水頭胡兒領馬長城窟
更移星轉天欲明角聲嗚嗚猶未平

贈林浚南

酒酣拔劍氣縱橫慷慨還爲猛虎行君自高歌我擊筑中原落落兩狂生

汪國垣 笠雲 漁芸

小孤山

何來片石落江頭砥柱崢嶸踞上游一任波濤喧四面絕無依附立中流
空樓閣憑雲起入望烟霞接地浮此日狂瀾誰力挽蕭蕭風雪不勝愁

沙河唐曉發

涼秋風露濕中庭茅店鷄聲不忍聽遠樹隔烟啣曉月殘螢映水亂疎星
豐年隨處俱堪樂借切歸夢連朝尚未醒書劍飄零何所似年來身世楚江萍

題陳潤香夫子所著博物學

星球長不死生物任初紘進化因時嬗微茫遂地分植源私達爾種源說創於達爾文
所必述 象鞅出殿文博識張華志還應詫未聞

采蓮曲

儂生愛采蓮采蓮何處去兩槳活橋頭盪入花深處
蓮花深復深深花深不見人妬煞紅菡萏照儂顏色新
郎愛采蓮花儂愛采蓮子蓮子復蓮花伊人水之汜

白永修澄泉

遊翟氏園

春晚西郊路園林獨往情
霧衣山雨細浸笛野泉清
花氣能禁酒蔬香漸入
羹畦丁迎送慣亦識打門聲

溪上晚步

暝色下降陰歸巢數倦
食月華村路靜星影石潭深
齊魯餘殘寇機槍暗故
林天狼誰射得為我豁愁心

和月樵南池

南澗夕氣散蘋末涼颺發
盥手滄浪泉俯看青天月碧霞
色忽暗烟飄淡將
滅暝鳥下塵墟遙川映疏樾
周覽物象親太息芳時歌石上坐
不歸溪路入跡絕

杪秋夜聽雨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肉引肉各本改作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王丁本太平御覽引作漁陽泉初作梁水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云丁本脫云字毛本有居就糧梁水魴似魴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網魚得鱗引作鱗不如嚼茹其頭尤大而者徐州人謂之鱗或謂之鱗幽州人謂之鵝鵝或謂之胡鱗

魚麗于罾魴

禮記也王本無上三字詩似鯉類狹而厚太平御覽引及王丁本似鯉上多爾雅曰禮網也許慎以為鯉魚

九國之魚鱗魴

鱗似鱗魚而鱗細於鱗也各本本作鱗太平御覽引作鱗赤眼多細文

魚麗于罾鱗魴

鱗一名黃揚各本及詩魚麗魴引無今黃頰魚是也各本無上二字似燕

頭魚身引作形厚而長大王丁本無大字詩頰骨正黃王丁本無字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王丁本無上十一今江東呼黃鱸魚亦名黃頰魚亦丁一本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引毛本吹沙也似鱗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重唇籥鮫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各本

詩疏引補

象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皮背上有斑文各本無學記謂會引有又背腹下純青今以為弓箭步叉者也箭初學記其皮雖乾燥以為弓箭隄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相應也

鼉鼓蓬蓬

鼉形似水蜥蜴各本無水字玉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鏡甲毛本

實典引及王丁本改今合藥鼉魚甲是也藥丁本其皮堅厚可以冒鼓釋文韻會引

成是貝錦

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大者為蚌小者為蚌蚌丁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察古者貨貝是也餘蚺黃為質蚌雅釋魚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詩卷伯疏字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詩疏引作常有徑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為橋盤寶物也實史記百十七正

蝨斯羽各本無羽

爾雅曰蝨蝨也楊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丁本奪上二字爾雅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各本無下十二文僅青色黑斑四字據詩其股似玳瑁文左傳疏引作其股狀如玳瑁蝨斯疏爾雅春秋左傳疏引改其股似玳瑁文左傳疏引作其股狀如玳瑁五月中以兩股相搓作聲詩爾雅左傳疏引及各本作搓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為

蚯蚓各本無此句

嘤嘤草蟲

草蟲常羊也一名負蟻各本無此句大小長短如蝗也丁本奪也字時草蟲

釋文引如蝗下有而青二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各本無上二

趨趨阜蟲

阜蟲蝗子有一子太平御覽一切經音義引作蝗也又各本此下今人謂蝗子

為蟲子充州人謂之腦丁本本人下多亦字詩

六月莎雞振羽王丁本無六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丁本奪其字時七月疏爾雅或謂之

天雞六月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各本奪人字時爾雅今絡

緯是也各本無此句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

憶卜人言損而與之寒暄髣髴不作答頷之而已甲奉煙茗禮彌謹髣笑曰
少年爾何人而垂青于我余為窮秀才旅京二十年破帽鶉衫幾與乞丐伍
雖王侯卿相招我入幕皆睨而不屑甯乞憐于爾曹哉子休矣言已拂衣起
甲尾之行見髯入窮巷破室中隨入跪伏于地哀救命髯託曰异哉若得母
誤邪僕豈操生死權者甲具以鬼告髯曰無已今夕姑屈在此與僕同榻事
之成否未可知也甲感謝夜間髯命甲和衣襖被臥自挑瓦燈讀八股墨卷
漏三下門外聞鬼哭聲髯曰是曹七郎來耶貴同鄉在此吾靜以俟君母我
擾也鬼隔牕嗚咽曰公迂腐鷙直泉下物不敢與近惟求判決一言使我殘
魂返故鄉也髯呼甲曰曹七來矣以爾輕口失言發人陰事誠不爾怨爾從
吾言為曹七母子家屬備京三賦百貫經醮一壇紙錢銀鏤送鬼魂歸里三
日內即舉行不得遲誤甲大懼唯唯鬼作謝曰秀才費心曹七聞命矣連呼
謝謝而杳髯詰甲救命云云何人相示甲以伏魔寺卜人對髯曰是吾同學

友也勿再卜敗汝事矣遲明甲馳歸拊搗銀餅三十送曹七家屬以數金爲之作醮鬼物遂絕甲感其之助已也備禮物餽之至前巷則其廬已火燬莫知所之還覓伏魔寺卜人卜人亦已他徙矣

填詞鬼

丹徒鮑煦齋孝廉思暄喜填詞寄居長沙某僧院內夜雨無憀閉門獨坐作點絳脣詞上半云寂坐僧寥塵樓敗壁飛颺鼠游絲萬縷裊住垂楊樹下閱未就正凝思時忽聽外有人應聲云門巷春深花落無人主天將暮江南何處陣陣黃昏兩鮑驚訝急持燈開門覓之見燈光下有古衣衫人冉冉隨影而歿是蓋填詞饒鬼聞人吟咏之聲見獵心喜者也

磨獄

泮滋某甲以鑿磨爲業俗名磨匠一日甲自村中攻磨返日將落塗遇一人招之前曰寒舍有數磨齒鈍不能屑麥勞駕同往作夜工當數倍酬工價也

甲不識其人頗惶愕利其倍酬諾之從之行數十步武外不甚辨路徑非復村中景象導至一處城郭臺殿巍然曲折至一院落極寬曠其人曰止止磨房距此近爲汝先通問卽動工也甲心知其異無可如何姑守候焉俄有人燃火炬光如白晝數人扛巨磨而前圓徑五尺許命甲鑿甲出刀錯試之不甚堅刀過處皆應手順利頃刻盡一磨復扛出卽鑿之連鑿三磨甲起曰磨止此耶其人曰盡矣尙須試之勿亟行也良久聞隔院喧嚷呼捉人聲甚厲若有人哀泣也者數擗面人掖一裸人出寘磨上甫動磨而血周溢不數匝而盡甲固識其人爲某市之屠者心益駭大懼股慄復試一磨亦如初終負一人出則甲之姻戚某乃武庠在鄉里虎而弁者也望見甲呼其名救命甲亦失聲哭其人止之曰磨獄禁地勿爾長司知之汝不得出矣磨如初血肉狼藉既畢諸擗者散導者出錢幣十紙與甲曰磨甚利此是長司嘗爾者姑藏之甲受而請歸導者曰從吾行出城可辨路徑汝家不甚遠也導出門昏

黑不辨指掌約行里許導者曰此是汝來處路速歸勿洩此事甲唯唯遂別
跟踉歸鷄已三唱矣憶懷中有錢幣十紙細觀之每紙五百文皆某錢莊印
票明日持往驗之錢莊主人曰第明言吾以錢相付不短一文也甲具言昨
夕爲人攻磨所得其院宇殊不類村里富貴家望見甚奇吾不敢泄主人曰
前日晡有以小銀一錠易錢五千子所得之票卽所易也晨視之而銀失惟
紙灰一撮吾是以異之悉以錢與甲甲詢市中某屠則夜半暴死亟訪其姻
其姻亦死家人出告云昨三更暴疾遍體青紅腫流血而殞今已就斂死時
曾呼姻家救命不解何故甲憮然憶就磨呼號之聲撫其棺大慟因以所得
之錢唁其家不復營攻磨舊業焉

冶遊免死

湖南拔貢甲乙二生忘其姓名來長安會考在其邑館合居一室既試而榜
未揭心甚轆轤傍夕二人躑躅于塔下忽室中有人大言曰好不好倒正